

第一章 小可憐表姑娘

正宣十六年，冬。

雪後初晴，暖暖冬日照在朝天城的街頭巷尾，陽光處聚集著三五成群的男女老少，或是坐或是蹲，有人端著一碗麵吸得哧溜哧溜，有人點著旱煙吞雲吐霧，更多的人是雙手攏進袖子裡昏昏欲睡。

自打今上繼位，海內升平國泰民安，世人感念皇恩浩蕩，年長者卻不免心悸先帝在位時的亂政動盪。

「想當年，哪有這樣的太平日子。姓趙的禍水興風作浪……」

「阿公，慎言。」有人生怕惹來禍事，忙勸阻那長者繼續說下去。

「你們這些後生就是膽子小。行了，不說了，不說了。」老者搖著手中的扇子裝睡，「幸好有忠親王在……」

如果不是忠親王雷霆之勢逼先帝傳位今上，只怕大燕的江山早已斷送在先帝手中。遠處的興寧宮宮闈依舊巍峨，先帝的是非功過被掩在那宮闈堂皇的錦繡堆中，今上登基後，定先帝諡號莊文，封當時的忠王為忠親王。

忠親王的祖上和開國皇帝是結義兄弟，雖說是異姓王，卻深受歷代皇帝的看重，親王府坐落在朝天城的西南邊，偌大的王府內假山小池，迴廊角亭佈局精巧，一重一重別有洞天。

縱然是寒冬季節，府中的景致也不顯枯敗，陰冷處還可見未化的積雪，點點白光散落在屋簷牆角。

王府的一處背陰小院內，積雪最深，大堆大堆的雪堆在院角處，有的呈山狀，有的像棵樹，還有一隻憨態可掬的雪熊，手裡握著一根樹枝。

雪熊的不遠處有一口水井，水井沒出的水相對於氣溫，反倒暖了許多。

梳著雙鬟的少女一邊哈著氣，一邊把水倒進木盆中，盆裡堆放顏色鮮豔的衣服，完全不同於少女身上洗到發白的素色薄襖。

她叫蘇宓，是寄居在王府裡的孤女，十四、五歲的少女，即使衣著簡陋也難掩初露風華的美貌，像是那積雪裡長出的嫩芽，鮮嫩又脆弱。

浸泡，搓洗，她手法嫻熟，一看便是做慣的，只是那雙原本纖細的手很快泡得通紅，手上的動作漸漸遲緩。

她扶著腰起身，再汲一桶井水，將凍到開始發僵的手伸進溫溫的水中，然後舒服地歎息一聲。

「宓兒，妳怎麼又不聽話！」年老的婦人從屋子裡出來，心疼地一把將她拉起，看著她泡得紅腫的手，婦人眼中的淚水串串地往下掉，「妳這個傻孩子，為什麼又不聽話。」

「嬤嬤，我換了好幾下井水，我一點也不冷。」蘇宓笑得嬌憨。

婦人心疼不已，故意板臉，「這些都是下人做的粗活，哪裡是妳該做的。妳趕緊回屋歇著，這裡有嬤嬤。」

說完，婦人也不等她反駁，將她往屋裡推。

蘇宓倒也乖巧，「好，我聽嬤嬤的。」

婦人聞言，止住的淚水險些又要流出來，「姑娘，是老奴沒用。」

「嬪嬪，妳別哭啊，我一點也不覺得苦。」蘇宓一臉天真，「等我以後有錢了，我們就從王府搬出去。到時候我買大宅子給嬪嬪住，找人侍候嬪嬪。」

婦人被她說得又哭又笑，「好孩子，嬪嬪不要住什麼大宅子，嬪嬪一個下人也不用別人侍候。嬪嬪只盼著姑娘平平安安，將來嫁個好人家。」

蘇宓適時害羞低頭，「嬪嬪，我不要嫁人。」

婦人眼神微黯，愛憐地撫著她的髮，「傻孩子，姑娘家哪能不嫁人。咱們女人一輩子爭的都是姻緣，若是沒有投個好胎，嫁個良人無異於再世為人，嬪嬪只盼著有朝一日妳能走出王府，有自己的一方天地。」

「嬪嬪，會有那一天的。」蘇宓拉著婦人的手，婦人的手粗糙無比，佈滿厚厚的繭子，這一雙飽經磨礪的手，記載著歲月無情的折磨。

婦人姓秦，是蘇宓的奶嬪嬪，據說蘇宓的母親是忠親王妃的遠房表妹，臨終前将自己的女兒托孤給遠房表姊。

秦嬪嬪接手未洗完的衣服，而蘇宓則回到屋子裡烤火。

火盆裡炭火不是很足，火星也不是很旺，屋子裡的溫度比外面好不了多少，依然冷得令人骨頭縫生疼。

蘇宓小心翼翼地夾起幾塊最紅的炭火，放進鐵製的手爐裡，再用縫製好的布袋將手爐套好，護在懷裡往外走。

「妳怎麼又出來了？外面多冷啊，趕緊回去。」秦嬪嬪催促她。

她把手爐放在秦嬪嬪的手裡，「嬪嬪，這個妳揣著，手要是冷得厲害就暖一暖，可舒服了。」

秦嬪嬪眼眶又紅，「好，好，嬪嬪知道了，姑娘趕緊回去吧。」

蘇宓起身欲回，卻聽院子外面傳來喧鬧聲，一群丫頭婆子簇擁著一個披著銀紅斗篷的少女來勢洶洶，秦嬪嬪本能地護到蘇宓身前，緊張地盯著那些人。

銀紅斗篷的少女冷笑一聲，「蘇宓，大公主找妳。」

這少女姓曲名婉兒，是忠親王妃表妹的女兒，王府裡正經的表姑娘，也是大公主李長晴的伴讀。

秦嬪嬪一聽這話，死死扯著蘇宓。

蘇宓拉開她，「嬪嬪，大公主找我，我去去就回。」

秦嬪嬪拚命搖頭，大公主每次找姑娘去說過話後，姑娘就會生病，有時是高熱不退，有時是夢魘尖叫。

上回更是可怕，姑娘去的時候還好好的，回來卻是被抬回來的，那些人說姑娘是被大公主養的狗給嚇壞了，嚇得姑娘生生呆傻好幾天。

「姑娘……」秦嬪嬪滿臉倉皇。

蘇宓勸道：「嬪嬪，大公主找我，我不能不去。」

曲婉兒揚起下巴，高傲地看著蘇宓，「幾天不見，妳倒是變聰明了。」

蘇宓羞赧一笑，「大公主愛找我玩，肯定是由於喜歡我。她把自己養的狗帶給我看，也是因為想和我做朋友。以前我膽子小……以後我會試著變膽大一些。」

她說得極為認真，眼神純粹而真摯，曲婉兒聽得把嘲笑的話嚥下去，輕聲說了一句傻子，不是說蘇宓上次被嚇傻了嗎？怎麼看起來倒像是嚇機靈了。

不過曲婉兒也沒多說什麼，帶著婢女們轉身離去。

蘇宓走在這些人的後面，在秦嬪嬪擔憂的眼光中出門，兩個婆子死死看著秦嬪嬪，攔住她的去路。

曲婉兒一行人穿過庭院迴廊，越往東走越能見到陽光，暖烘烘的陽光照在人身上，說不出來的暖和，可蘇宓感受著這份暖意，心卻一直懸著。

花池的廊亭邊，大公主李長晴正在餵魚。這座花池是活水，冬日不會結冰，紅的黃的錦鯉在池水中爭著食，瞧著好生有趣。

李長晴是今上的長女，亦是嫡女，這樣身分尊貴的公主放眼大燕那可是獨一份，尊貴的出身與榮寵集齊在她一身，端是高高在上的金枝玉葉。

無遮擋的廊亭裡擺滿炭盆，竟然比屋子裡還要暖和許多。

李長晴懷裡抱著一個錦綢繡金的湯婆子，那份精緻與蘇宓之前給秦嬪嬪的手爐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。

「聽說妳傻了？」李長晴一開口便顯得咄咄逼人，她本是張揚的氣質，更是有盛氣凌人的本錢。

「托公主的福，民女沒傻。」蘇宓回道。

李長晴微微挑眉，饒有興趣打量著她，盛氣凌人的眼神落在她臉上久了，漸漸蒙上一層說不出來的陰沉。

這個蘇宓，長得還真是讓人討厭。

她臉一沉，「果真沒傻。」

曲婉兒適時把蘇宓之前的話說了一遍：「公主，我瞧著她不是傻了，而是癡心妄想。她是什麼身分，竟然想和公主您做朋友。」

「大公主，民女是聽別人說的。他們說公主您總愛來王府找民女玩，肯定是想和民女交好。民女沒有癡心妄想，就是覺得自己膽子太小，沒能讓您盡興……」

李長晴玩味一笑，她就說這個被嚇破膽的東西怎麼可能生出那麼大膽的念頭，原來是聽來的。她堂堂嫡公主，怎麼會和一個賤民做朋友？何況這賤種……

「妳想不想跟我做朋友？」她問，眼神詭異。

曲婉兒皺眉，「公主，她……」

「曲婉兒，本宮行事還用妳來教不成？」李長晴厲聲道。

「民女不敢。」曲婉兒惶恐垂首，極不善地看了蘇宓一眼。

蘇宓彷彿一無所知，怯怯的臉上生出幾許希冀，「大公主，民女不敢。」

李長晴笑出聲來，這賤種竟然當真了，真有意思。

她優雅地摸著手中的湯婆子，似笑非笑地睨著眼前的少女，少女身上是素色沒有花樣的薄襖，腰身又大又寬，也不知是從哪裡撿來的舊衣服，半點體面都沒有。然而那張臉白生生的，五官精緻，再是蒼白瘦弱也遮不住美麗。

長成這樣，還真是礙眼。

「妳想和本宮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，妳得通過本宮的考驗，只要妳過了，本宮就

和妳做朋友。」

這下，所有人都驚訝了。

蘇宓一臉欣喜，聲音忐忑，「大公主，您說真的？」

「本宮是什麼身分，難道還能說假話不成？」

曲婉兒咬唇，「公主，您三思。」

「本宮做事不用人教。」李長晴一抬手，手裡的湯婆子掉進花池中，「蘇宓，妳要是能在一刻鐘內將東西撈起來，本宮就和妳做朋友。」

所有人驚呆了，這就是大公主說的考驗？

曲婉兒暗暗鬆了口氣，原來大公主是在逗人玩，什麼做朋友，根本不可能的事，別看花池裡是活水，那也是要人命的冰冷刺骨。

蘇宓似乎驚得不輕，小臉微微泛白，微縮著身體，而李長晴眼皮子那麼一抬，離蘇宓最近的兩個宮人便要動手，顯然表示如果她不跳下去，自會有人把她丟下去。蘇宓眼角餘光瞥見一道銀光，猛然抬起頭來面對所有人「大公主，您說話算話？」

「當然。」李長晴笑得諷刺。

一陣眼花之後，只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花池激起偌大的水花，魚兒們驚得四散逃去。

眾人眼看著蘇宓在水中掙扎幾下，然後往下沉。

李長晴臉色變化不定，死死盯著池水，水面的漣漪漸平，搶食的魚兒不見蹤影，池水不知多深，根本看不見水下的情景。

曲婉兒心生不安，「公主，要不要救她？」

「她自己心甘情願跳下去的，與本宮有何干？」李長晴盯著池水，眼裡盡是糾結，一時閃過狠辣一時又有些猶豫，一刻鐘不長，但足夠溺水之人死得透透的。

「公主，這裡是忠親王府，她如果真出事了，怕是不太好收場。」曲婉兒焦急起來，到時候真出了事，大公主或許不會有事，她怕是會被當成頂罪的。

李長晴似乎有些動搖，「等一會兒，她再不上來本宮就讓人救她。」

曲婉兒瞧見人影靠近，連忙又勸，「公主，郡主來了，您趕緊讓人把她救上來吧。」

「救誰？」來人一身銀色的斗篷，與雪陽相映生輝、皎如星月。

「小姑娘。」面對來人，李長晴不敢托大，趕緊起身行禮。

此人正是忠親王夫婦的獨女，安和郡主司馬延。

忠親王雖是異姓王，但因為一些原因，今上幼年是被忠親王夫婦撫養長大的，今上對夫婦兩人十分尊敬，向來以叔嬸稱呼，而夫婦倆老來得女，自是愛若珍寶，今上也十分疼愛司馬延這個小妹，他們這些晚輩也就要稱對方一聲姑姑。

忠親王妃是靈武將軍的掌上明珠，生得高挑，氣質颯爽，站在男子中也是鶴立雞群的存在，司馬延尚母，不僅有著堪比男兒的身高和氣度，衣著打扮更是不同於一般的閨閣女子。

她不喜繁複累贅的妝髮，雖無首飾妝點，卻說不出的飄逸雅致，道不盡的儀態出塵，那一雙鳳眼清絕高傲，淡淡地掃過在場所有人，雌雄莫辨的容貌冷豔，薄唇彎起恰當的弧度，渾身上下寫著驕傲矜貴。

「水裡有人？」她問，聲音略顯沉啞。

「小姑娘，是有人，我正準備讓人救。」李長晴朝一個小太監使眼色。

這時只聽見池水「嘩啦」作響，蘇宓高舉著湯婆子冒頭，她一抹臉上的水，笑道：

「大公主，民女做到了！」

「小姑娘，我的湯婆子掉下水，她非要跳下去撈。」李長晴解釋，別看她是堂堂大公主，在司馬延面前依然不敢擺架子。

蘇宓已從另一邊爬上岸，一身濕答答地出現在他們面前。

這大冷的天，雖不到滴水成冰的地步，可穿著這麼一身濕衣服，她的臉色漸漸開始發青，然而她像是完全不顧自己的身體，面上盡是怯生生的喜悅，「大公主，您說只要民女把東西撈起來，您就和民女做朋友……」

「本宮……」李長晴想反悔，說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，但是在司馬延這個年紀相仿的小姑娘面前，她不太敢說謊，「本宮是玩笑之言，誰讓妳當真的？」

「原來……原來大公主根本不想和民女做朋友。」蘇宓的牙齒開始打架，渾身發起抖來，「是民女癡心妄想，像民女這樣的人，怎麼可能會有朋友……民女不想被嚇哭，也不想被嚇得作惡夢……」

司馬延皺眉，輕飄飄地看了一眼李長晴。

李長晴臉色難看起來，「小姑娘，是她沒有聽清我的話自己往下跳的，不是我逼她的。像她這樣的人連給我提鞋都不配，有什麼資格和我做朋友。」

「她是什麼樣的人？」司馬延的聲音聽不出喜怒。

李長晴不說話，眼裡的輕蔑不言而喻。

司馬延冷道：「她是什麼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是我們王府的客人。興寧宮那麼多人不夠妳折騰嗎？」

李長晴忍不住叫道：「小姑娘，她難道不該死嗎？」

「公主，慎言！」司馬延鳳眼微沉。

在兩人爭執期間，濕冷的衣裳像重冰一樣貼在蘇宓身上，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僵硬，牙齒咯咯作響，蒼白的臉色青得嚇人，嘴唇變得烏紫。

司馬延睨一眼，「來人，把表姑娘送回，再請大夫過去。」

她身後的大丫頭青峰即刻上前，蘇宓的身體晃了晃，再也支撐不住地倒在青峰身上。

青峰送人回去，秦嬪嬪心疼得連哭都顧不上，侍候蘇宓一番泡澡更衣，喝過驅寒的湯藥她才忍不住淚如雨下。

這樣的日子，什麼時候是個頭？

蘇宓臉色還青白著，裹在被子裡依然覺得冷，卻還強撐著笑臉安慰，「嬪嬪，別哭，我不是好好的嗎？」

「這哪裡是好好的，妳差點就沒命了。」秦嬪嬪悲苦萬分，「妳這個傻孩子，她讓妳跳妳就跳，妳為什麼不跑啊？」

「嬪嬪，跑得了這一次，跑不了下一回，要是換成大花池那邊，她就算是用刀架

我脖子上我也不會跳的。」

她說得又傻氣又嬌憨，聽得秦嬤嬤是又難受又傷心。

姑娘以前膽子小天天躲在她身後，自從上回被嚇到之後竟然學會哄她……她年紀大了，也不知道還能照顧這孩子幾年，一想到這孩子往後歲月會有多坎坷曲折，她就恨不得向老天爺多借十年八年。

「妳這次受了寒氣，身體要好好養著，姑娘家寒了底子不是鬧著玩的。以後妳別出門，大公主再來找妳，老奴揜著這把老骨頭去求王妃。」

蘇宓淡淡道：「嬤嬤，求王妃不管用的。」

忠親王妃是王府的主母，王府裡發生的事情她怎麼可能不知道。這麼多年她們主僕缺吃少穿，還有做不完的活，她如果真有心，便不會從不過問。

秦嬤嬤面色越發淒苦，「實在不行，老奴……去求王爺！」

「嬤嬤，沒用的，我母親是王妃的遠房表妹，她都不管我的死活，王爺又怎麼會管我。」內宅是女人的天地，她們若真求到忠親王頭上，只怕會得罪忠親王妃。

蘇宓低著頭，低聲道：「嬤嬤，要是我父母還活著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寄人籬下？」

秦嬤嬤別過臉，淚如雨下，「好孩子，會好的，會好起來的。」

饒是秦嬤嬤把所有的厚衣服都堆到蘇宓的被子上，半夜蘇宓還是起了高熱。

她覺得自己像是被人一會兒放在火上烤，一會兒又在冷水裡泡著，冷熱交替中，有什麼東西呼嘯著遠去，又有什麼東西狂吼著奔來。

大夫來了又走，秦嬤嬤流著淚給她灌藥，折腾到天微亮，她總算是退了熱，暈沉沉地醒來，對上的是秦嬤嬤熬到通紅的眼。

那張蒼老的臉越發顯得老態，頭髮也白了許多，她迷茫地看著這位慈祥的婦人，眼眶中慢慢凝聚淚光。

「姑娘，妳可算是醒了。」

「嬤嬤，妳別哭，我不會死的。」

「姑娘，老奴不哭。我家姑娘定然能長命百歲……老奴還等著住姑娘給我買的大宅子。」秦嬤嬤忍著淚，哽咽不成聲。

蘇宓從被子裡伸出手，替她擦眼淚，「嬤嬤，我餓了。」

「好，嬤嬤這就去給妳取飯。」

秦嬤嬤出去後，蘇宓慢慢靠著床頭坐起來。攤開的手掌心中，有一顆鮮紅的小痣，與她以前一模一樣。

上回原主被嚇暈死過去後，醒過來的人變成她。

她感覺自己是原主，又不是原主，那個可憐又膽小的姑娘彷彿是她的前世，她們不僅長得一般無二，她還有原主所有的記憶。

害怕、恐懼，這樣的情緒充斥在腦海中，反反覆覆地糾纏著她，那種無處可說的絕望纏繞著她……她慢慢握緊掌心，眼神變得冰冷刺骨。

秦嬤嬤取來的飯菜已涼，正放在火爐上慢慢溫熱。

這裡好歹是王府，她們不至於吃糠嚥菜，但也稱不上有多好，只是小米粥和白饅頭，還有一碟鹹菜。

辰時三刻，陰冷清靜的小院有人來訪。

來的是司馬延身邊的另一個大丫頭紅嶺，紅嶺不僅送來上好的銀霜炭，還有一床嶄新的被子，與幾樣點心。

秦嬪嬪驚喜萬分，連連道謝，別的不說，就衝這些銀霜炭她也該給郡主磕頭。

蘇宓也咳嗽著道：「多謝郡主，我……我會去給她謝恩的。」

紅嶺客氣地道：「我們郡主說了，不用表姑娘特意過去感謝。」

「郡主真是好人。」蘇宓感動，「可惜我現在不能動，不然爬也要爬過去……咳……」

「表姑娘，妳好好養身子，以後萬不要那麼做了。」紅嶺有些不忍，這屋子可真冷，比他們下人房裡還不如，空蕩蕩灰沉沉的，只有簡單的傢俱。

主子的事他們下人不懂，她也不明白為什麼王妃從不過問表姑娘的事，但親眼見到，實在覺得這對主僕可憐。

「我知道的，謝謝紅嶺姊姊。」

紅嶺臉一紅，她一個下人，哪裡敢當這聲姊姊。

「表姑娘折煞奴婢，奴婢告退。」

秦嬪嬪親自送人出去，感謝的話不知說了多少，一回屋子，便見蘇宓望著點心發呆。

她心口一酸，這些點心並不是多矜貴，可憐她家姑娘從小到大竟然沒有吃過。

「姑娘，妳想吃就吃吧。」

「我不吃，我要和嬪嬪一起吃。」蘇宓甜甜一笑，蒼白的小臉越發讓人心疼。

秦嬪嬪再次淚流，「好，老奴和姑娘一起吃。」

點心的甜混著淚水的鹹，是說不出的滋味。

蘇宓天真地說：「嬪嬪，這點心真好吃，比以前吃的那些都要軟都要甜。」

秦嬪嬪登時哽咽，「姑娘……」

她又喃喃道：「嬪嬪，郡主真是一個好人。」

秦嬪嬪有些不忍心戳破她的歡喜，郡主不過是目睹此事，為了安撫她們才送東西過來的，可憐姑娘白白遭了罪，最後換來的不過是一點施捨。

「嬪嬪，我想……和郡主做朋友。」

蘇宓休息了好幾日，大公主沒有再來找她，府裡沒有半點異狀，宮裡也沒有半點消息傳出來，正如秦嬪嬪所想，沒有人會替蘇宓出頭。

上至皇帝後宮，下至王府眾人，誰不知道大公主欺辱蘇宓？可蘇宓再是過得艱難，所有人都能視若無睹。

沒有人過問一句，沒有人說過一句公道話。

秦嬪嬪看著這個自己親手養大的孩子，看她蒼白的小臉瘦了一圈，那雙杏眼越發大得突兀，悲從中來。

「嬪嬪，銀霜炭真好，也不嗆人。新被子真厚真暖和，我的腳都睡得熱呼呼的。」蘇宓在被子裡露出一張小臉，杏眼中皆是滿足。

秦嬪嬪險些要哭，不過是一些銀霜炭和一床新被子，她的姑娘就能這麼歡喜。她忍著淚意道：「暖和妳就多睡一會兒。」

「嗯。」蘇宓瞇著眼蹭著被子，「我都不想起來了。」

她話是這麼說，實際上卻是病將好就下了床，任憑秦嬪嬪再勸都沒用，秦嬪嬪無計可施，只能由著她去，特意將火盆移到她跟前，裡面放進足夠的銀霜炭。

桌上堆著一些碎布，蘇宓東翻翻西翻翻，不時還比劃來比劃去。

這些年秦嬪嬪幫著府裡的人做活縫衣服，倒是得了好些碎布頭。這些東西大用沒有，因著顏色鮮豔打補丁又太打眼，便一直收著沒用。

她不知道蘇宓要做什麼，卻也不阻攔蘇宓，反正這些布頭沒用，蘇宓想要用就拿去。

不多時，碎布在蘇宓手中變成一朵好看的花。

秦嬪嬪驚奇，「姑娘，妳幾時有這樣的好手藝？」

「嬪嬪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做，做出來就是這樣的。」

蘇宓說得自然懵懂，秦嬪嬪毫不懷疑，因為蘇宓的生母天生一雙巧手。

「我家姑娘就是厲害，這花真好看。」

「我也覺得好看，不知道郡主喜不喜歡？」

秦嬪嬪悵然，姑娘是說過要和郡主做朋友的話，她還以為是一時孩子氣，眼下看來，姑娘卻是認真的。

但認真又有什麼用？郡主是什麼身分？那可是整個朝天城最尊貴體面的貴女，別說是其他的郡主，就是今上嫡出的大公主在郡主面前，那也只有避其鋒芒的分，她怕姑娘受挫，怕姑娘被人嫌棄。

「姑娘，郡主不缺朋友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蘇宓看過來，目光說不出來的堅定，「她朋友肯定很多，但那些人都不是我。我一個朋友也沒有……她是除了嬪嬪之外對我好的人，她讓人送我回來，還給我請大夫，要是沒有她，我們哪有銀霜炭用？我哪裡有暖和的新被子？我把她當朋友就好了，她當不當我是朋友那是她的事。」

秦嬪嬪實在沒忍住，眼淚又簌簌滾落，她不想哭的，可是這個孩子太讓人心疼了。以前姑娘總像是有一肚子的心思，什麼事都不肯和她說，她一個老婆子也不知道怎麼辦，現在姑娘願意和她說了，她不應該攔著。

「姑娘，妳東西送過去，要是郡主喜歡，妳就多說兩句話，要是她不喜歡，妳也別難過，總歸我們心意盡到了。」

蘇宓點頭，「我知道，我不會難過的，再難過也沒有大公主對我做的那些事讓我難過……嬪嬪，妳說大公主為什麼討厭我？我又沒招她沒惹她，她為什麼總欺負我？」

秦嬪嬪被問得心酸，面對這個孩子困惑難過的眼神，她一個字也不能說。

姑娘此生猶長，她多想有個人能代替自己護著這個孩子……或許是該放手讓姑娘

出去交朋友，哪怕撞個頭破血流也能明白一些事。

第二章 高高在上的郡主

相比小院的背陰寒涼，司馬延的院子則是整個忠親王府位置最好的一個，名為鶴園，正屋朝南向陽，飛簷翹角琉璃翠瓦，寒梅競相開放。

蘇宓站在院子外面，等丫頭進去通傳，她手上挽著一個小籃子，上面蓋著一塊布。

那尖臉丫頭進去之前的眼神極是怠慢鄙視，彷彿她是一個上趕著打秋風的破落戶，但她並不在意，事實上，對王府而言她就是個打秋風的窮親戚。

尖臉丫頭進不去正屋，自是先上報給紅嶺。

紅嶺聽聞略微詫異，她還以為那位表姑娘說要感謝郡主不過是感激之下隨口一說，畢竟自家郡主從來都不曾和表姑娘有過交集，表姑娘更是向來膽小怯懦不敢和人說話。

司馬延正在看書，聞言只兩個字，「不見。」

紅嶺並不意外，郡主可不是什麼好性子的人，上回不過是恰巧路過，又見大公主實在是鬧得太過分，如果不是怕出事，郡主不會多管閒事。

主子這麼發話，尖臉丫頭再出來的時候，臉上鄙夷之色更甚。

「表姑娘，妳請回吧。」

蘇宓失落地低頭，什麼也沒說，卻也沒挪動脚步。

過了一會兒，尖臉丫頭見她還沒走，說話不好聽起來，「表姑娘，我家郡主是什麼身分，朝天城裡上趕著結交的貴女不知多少。」

「這位姊姊，妳在說什麼？」蘇宓表情僵然，「我來給郡主謝恩和別的貴女有什麼關係？別人又不是我。」

尖臉丫頭氣結，陰陽怪氣起來，「表姑娘，妳身體也不好，何苦在這裡吹冷風，奴婢勸妳還是趕緊回去吧。」

蘇宓靦腆一笑，「多謝這位姊姊關心，姊姊妳真是個好人。」

「妳……」尖臉丫頭漲紅著臉，像有什麼東西堵在喉嚨處，口氣軟和不少，「妳知道就好。奴婢也是擔心表姑娘的身體，萬一再生起病來，總歸受罪的還是妳自己。」

「生病特別難受的，姊姊妳說的對。」蘇宓眼神黯淡，「我也不想身體不好，可能是我太沒用了，禁不起嚇，也禁不起逗，大公主明明是想和我玩，我卻總是被嚇得暈過去。」

她說得傷心，情緒很是低落的樣子，尖臉丫頭瞧著突然心生不忍，心道這表姑娘是不是傻子？大公主哪裡是和她玩，分明是在欺負她，她卻不僅不怪大公主，反而來怪自己沒用。

「妳……要不妳把東西給我，我替妳送進去？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話一出口，尖臉丫頭便有些後悔，可是蘇宓已經開口，再望著那張歡喜的蒼白小臉，尖臉丫頭好像聽到花開的聲音。

這位表姑娘長得還真是好看，怪不得大公主不喜歡。

她接過蘇宓遞過來的籃子時，很詫異籃子輕飄飄的分量。

到底送什麼東西，怎麼這麼輕？

轉而一想，尖臉丫頭又蹙了蹙眉，這位表姑娘能有什麼好東西，左不過是一些不花錢的謝禮，這樣的東西郡主肯定看不上。

她再次為自己的一時心軟感到後悔，等提著籃子進去，看到紅嶺微皺的眉頭時更加懊悔，心裡罵自己怎麼這麼不穩重，看人一裝可憐就腦子發熱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紅嶺先問。

「蘇表姑娘不肯說，說是非要把東西送給郡主，我也是被她纏得沒辦法，紅嶺姊姊你看怎麼辦？」

紅嶺望一眼院外，道：「我拿進去給郡主。」

尖臉丫頭長吁一口氣，等在外面。

紅嶺進去時先檢查一遍籃子裡的東西，在看到幾枝色彩斑斕的假花時愣了一下，把東西呈到司馬延面前，小聲說了一下來龍去脈。

司馬延睨著那幾枝花，眼神玩味，「倒是有幾分心思。」

「那東西要留下嗎？」紅嶺小心問道。

「心思太多了，就像這花一樣，色太雜反而不好，丟了吧。」司馬延重新拿起書，漫不經心道：「當著她的面丟。」

主子已經吩咐，紅嶺不會多說什麼，轉頭把東西給了尖臉丫頭，又說了主子的吩咐。

尖臉丫頭明白了主子的不喜，不禁氣惱又慌張，面對蘇宓時便毫不留情。

花被丟在蘇宓的面前，籃子也被丟在地上。

尖臉丫頭惱怒自己多事，把火撒在蘇宓身上，「表姑娘，你差點害死奴婢了，趕緊拿著你的東西走！」

蘇宓慢慢彎下腰，將那幾枝花撿起來，小心翼翼地吹著塵土，珍之重之地把它們重新裝在籃子裡。

那認真仔細的樣子讓尖臉丫頭又是一陣不忍，卻很快又硬起心腸。天下可憐的人太多了，輪不到他們做下人的同情。

「我沒有銀子買不起布，這些花是我用碎布做的。」蘇宓杏眼微紅，「是我差點害了姊姊，姊姊你是一個好人，對不起。」

這下尖臉丫頭反而消了氣，「趕緊走吧。」

「慢著。」紅嶺出來，「表姑娘，這花拿給我吧。」

蘇宓歡喜道：「是不是郡主又覺得它們好看了？」

紅嶺從未見過有人臉上能露出這麼好看的笑容，像是初開的花，怯生生的叫人心生愛憐，她一時有些不忍，柔聲道：「郡主說，既然表姑娘心存感謝，那這謝禮她就收了。還望表姑娘以後安心靜養，莫要將此事放在心上。」

尖臉丫頭聽出來了，郡主這是斷了表姑娘的念想，免得表姑娘再藉著謝罪的由頭上門。

蘇宓卻像是沒聽懂的樣子，猶在那裡激動，「我沒有錢……也買不起謝禮。嬾嬾

說禮輕情意重，這些花都是我一點點做出來的，外面肯定沒有賣的。」

紅嶺一聽，心下微動，神色越發溫柔，「表姑娘的心意，奴婢會轉告郡主。」

蘇宓笑得羞赧，「多謝紅嶺姊姊，還請姊姊轉告郡主，我一定會好好養身體，不會辜負她的一片好心。」

紅嶺回去稟告，想了想，多一句嘴，「表姑娘說這花是她做的，外面定然沒有賣的。」

司馬延聞言，冷笑一聲，鳳眼睨著那幾枝布花，「拿去給柳掌櫃。」

蘇宓挽著空籃子往回走，沿途遇到王府的下人她個個點頭微笑。

那些人有的避著她，有的則是對她指指點點，她彷彿根本感受不到大家的排斥，臉上始終帶著笑意。

「看把她開心的，不會是真入了郡主的眼？」有人疑惑。

「不會吧，郡主能看得上她？她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身分，一臉的窮酸樣。」有人鄙夷。

還有人神神祕祕，「我聽說前幾日鶴園的紅嶺姊姊親自送東西過去，保不齊真是攀上郡主了。以後咱們行事收斂些，別被她告到郡主那裡。」

王妃對表姑娘不聞不問，但如果郡主要管，王妃肯定會依的。

蘇宓一路受著各種各樣的眼光，回到小院裡。

秦嬪嬪提著的心在看到她臉上的笑容後，終於放下來，天可憐見，她有多久沒有看過姑娘笑的樣子。

「東西郡主收了嗎？」

「收了。」她的聲音又脆又甜。

秦嬪嬪跟著開心，收了就好。

「嬪嬪，我做的花郡主都喜歡，你說我做出去賣怎麼樣？」她說得一派天真，眼中不掩憧憬和躍躍欲試。

秦嬪嬪皺眉勸道：「姑娘，商為輕。」

「嬪嬪，我想賺很多的錢，我想離開王府。」她小臉一黯，拉著秦嬪嬪的衣袖，

「我想買大宅子，我想和嬪嬪擁有一個自己的家。我們在自己家裡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。」

秦嬪嬪被她說得心口發酸，這個孩子……

可她一片用心雖好，秦嬪嬪卻不得不在意其他，苦口婆心道：「姑娘，商賈之事到底低賤，你一個好好的姑娘家拋頭露面，以後還怎麼相看好人家？」

「嬪嬪，我一個父母雙亡寄人籬下的人，在世人眼中難道不輕賤嗎？我不管什麼以後，我只想現在能活下去。要是有錢，我就能給嬪嬪買湯婆子暖手，要是有錢，嬪嬪就不用給別人做活。」蘇宓語氣軟軟，話語裡卻透露了決心。

秦嬪嬪聽得動容，這個孩子事事都想著她這個老婆子。

她一個奴才，哪有那麼矜貴，她再苦再累都不要緊，只可憐這個孩子花一樣的年紀沒過一天好日子，那些繁華若夢，都和這個孩子無關。

「姑娘，老奴賤命一條，天生就是幹活的命，一天不幹活老奴還渾身不自在。嬪嬪不要什麼湯婆子，也不怕累，嬪嬪只盼著姑娘好好的，將來嫁進個好人家過好日子。」

蘇宓低下頭去，聲音輕而低落，「嬪嬪，我知道你為我好。我聽那些姊姊們說嫁人是要嫁妝的，我們沒有錢……沒有錢怎麼嫁人？」

「不……不會的，你到底是……」秦嬪嬪紅了眼，「王妃總歸是你的表姨母，她肯定會給你做主找個好歸宿的。」

蘇宓困惑地說：「嬪嬪，那些姊姊還說嫁人講的是門當戶對，自己是什麼樣的人，嫁的就是什麼樣的人，那我以後嫁人，是不是要嫁一個和我一樣沒錢的人？」

「姑娘，不會的。嫁漢嫁漢穿衣吃飯，男子養女子天經地義，再說有王妃給你做主，你以後要嫁的人不可能養不起你。」

蘇宓歪著頭，「那個人他不會覺得吃虧嗎？他會願意嗎？」

秦嬪嬪愣住了，是她想岔了，縱然王妃會給姑娘做主，也得有人願意娶啊。她的姑娘，從小玉雪可愛不比別人家的孩子差，若是托生在別的人家，哪怕是平頭百姓之家，也會有許多人求娶，可如今，誰會願意娶姑娘呢？

「……姑娘，這些事不是你該操心的。」

「嬪嬪，我不操心嫁人的事，我只想變得有錢，要是我們有錢，大廚房的那些人就不會為難我們，也不會不讓我們用柴火。」

秦嬪嬪兩頰深深的皺紋透著悲苦，「姑娘，銀子的事不用你操心，老奴會想辦法的。」

「嬪嬪，我不想你再幹活了。天這麼冷，井水汲上來沒多久就涼了，你的手天天泡在涼水裡，你看看你手上的凍瘡……」

秦嬪嬪立刻把紅腫的手藏到背後，「這點凍瘡算什麼，姑娘別擔心，老奴身體好著。」

蘇宓眼有淚光，「嬪嬪，我知道你半夜裡總睡不好。我聽人說凍瘡遇熱會癢得受不了。我上回偷偷看到了，你的腳也長了。」

凍瘡癢起來不能撓，一撓就破，一破就流膿，秦嬪嬪是硬生生忍著，不敢撓破皮，因為一旦破皮了就沒辦法幹活，不能幹活就要受人白眼，還沒有進項。

王府每月給她們主僕共一兩月錢，但她們的分例自來都被人剋扣，吃一口熱飯要錢、燒一口熱水喝也要錢，花錢的地方實在太多，她們幾乎是入不敷出，但她不敢鬧，王府能收留她們主僕已是天大的恩情。

「姑娘，我受得了，我不難受，我真的不難受……」

「可是嬪嬪，我想讓你過好日子。」淚水從蘇宓的眼中滑落，「我想賺很多的銀子，給嬪嬪買最好吃的點心。」

「姑娘……」

「嬪嬪，如果有一天你也離開了，我怎麼辦？」

秦嬪嬪心受震動，她年歲漸老，還能做幾年活，還能護姑娘幾年？她終有走在前頭的那天，到時候姑娘一人不能謀生怎麼辦？

「姑娘，沒有王爺和王妃的允許，我們出不了王府。」這就是她為什麼只能冀望姑娘嫁人的原因。

蘇宓愣了愣，旋即道：「沒關係，只要人活著，辦法總會有的。」

秦嬪嬪看著她的樣子，心狠狠糾到一起。

姑娘要是知道她不是現在出不了王府，而是如果不嫁人一輩子都出不去，她這麼小的年紀怎麼受得了？她才十五歲，正是韶華妙齡，可若是王妃不替她做主，她只能一輩子困死在王府後院。

「姑娘，妳要是高興就去做吧。」能一時開心，總好過一輩抑鬱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蘇宓破涕為笑，撒著嬌挽著秦嬪嬪的手臂。

秦嬪嬪幾乎沒有見過她這麼開心的樣子，不知不覺也感受到她的歡喜，可是歡喜過後，又是無盡的悲涼，這樣的日子，真的有盡頭嗎？

蘇宓再一次去鶴園是在三天後，她是被司馬延請去的，來請她的人是那個尖臉丫頭，這次她知道對方的名字，素月。

素月把她領進鶴園，讓她等在外面。

不多時紅嶺出來引她，光可鑒人的地板讓她無從下腳，等看到紅嶺在進屋之前換過鞋子，越發覺得拘謹，走路輕得不能再輕，恨不得從地板上飄過去。

紅嶺看著她踮著腳尖走路的樣子，什麼也沒有說。

屋內更是雅致華麗，兩扇屏風之前是地磚，屏風之後則鋪著白色的長毛地毯，司馬延坐在屏風後貴妃榻上，正聽著曲婉兒說話。

曲婉兒站在屏風前，手裡捧著一個錦盒，「郡主，這凝肌膏冬日外出時用來最好。用了不懼寒風，臉上不皺又潤又舒服。」

蘇宓原是低著頭的，聽到曲婉兒這話下意識看向對方手裡的東西。

司馬延似乎不甚感興趣的樣子，「放著吧。」

紅嶺接過曲婉兒手上的錦盒，曲婉兒看了蘇宓一眼，然後告退。

曲婉兒一走，紅嶺取來一塊潔白如雪的濕布巾擦地，仔仔細細地將她之前站的地方來來回回擦了好幾遍。

蘇宓盯著自己的腳尖，洗到沒有顏色的鞋面在地板的映襯下顯得那麼格格不入，她下意識往後一退，腳尖踮得更高。

「看到這些花了嗎？」

司馬延的聲音將蘇宓驚到，她看向紅嶺手裡不知何時多出來的一束花。

花束有白有紅有粉有黃，白的是百合、紅的是玫瑰、粉的是桃花、黃的是蘭花，輕如紗、薄如翼，做得精細而逼真，與她送的那幾枝是雲泥之別。

「真好看。」她由衷讚歎。

屏風內又傳來司馬延的聲音，「說吧，妳想要什麼賞賜？」

蘇宓露出茫然之色。

紅嶺小聲道：「鋪子裡的掌櫃看到表姑娘做的花之後，幾番改進做出這些花來。」

「哦。」蘇宓訥訥，「既然是別人想出來的法子，我不能要賞賜。」

「本郡主從不占他人便宜。」司馬延的聲音很冷。

蘇宓咬著唇，像是在下什麼決心，「我……我想要剛才婉兒姑娘的那個凝肌膏。」

司馬延冷冷地揚了嘴角。

紅嶺將東西取來，不由得看向蘇宓的臉，這位表姑娘皮膚如白玉一般，就是太瘦弱了。以後再大些，必定是傾城之姿。

蘇宓將錦盒捧在懷裡，滿眼都是歡喜，「有了凝肌膏，嬾嬾手腳的凍瘡肯定會好的。」

這話一說，別說是紅嶺詫異，司馬延也看了過來。

「妳要這個東西，不是自己用的？」紅嶺問。

「我的臉好好的，我也不怕風吹，秦嬾嬾要幹活，我拿回去給她用。」蘇宓像模像樣行了一個禮，「謝謝郡主。」

司馬延眼皮未抬，手指那麼一動，紅嶺便有眼色地帶蘇宓出去。

紅嶺回來後重新取一塊新布巾，擦拭方才蘇宓站過的地方，但才擦了一遍，便聽到自家郡主的聲音。

「好了，下去吧。」

秦嬾嬾在院子外面徘徊著，等了半天也不見自家姑娘回來，不禁越發焦急，雖說郡主從來沒有為難過姑娘，她還是擔心得緊。

以前大公主每次來請姑娘，都會留人看著她不讓她跟過去。

她不是不知道宮裡人的手段，但姑娘能活著都是恩賜，她哪裡敢有任何不滿？又想著到底在王妃的眼皮子底下，大公主肯定不會做得太過分，也好在姑娘雖然每次回來臉色都不太好，身上卻沒有傷。

可是經歷過蘇宓被抬回來以及落水，接連兩次真是把她嚇怕了，她打定主意，朝鶴園方向走去，不知走了多久，遠遠看到自家姑娘，她總算放下心來。

衣著素淨的少女乾淨美好，腳步輕快臉上帶笑，稚嫩中透著朝氣，都是她以前沒有看過的樣子，彷彿那些陰霾從不曾存在過。

她像是看到另一個貌美絕倫的女子，滿身榮華地款款向她走來，那絢爛的光芒豔驚四座，時至今日想起來依然震撼於心。

她眼眶一濕，喃喃一聲，「娘娘。」

蘇宓也看見了她，小臉寫滿說不出的驚喜，「嬾嬾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老奴來接姑娘。」秦嬾嬾用袖角擦著眼睛，「風太大了，嬾嬾的眼淚都吹出了。」

蘇宓獻寶似的拿出那盒凝肌膏，「嬾嬾，妳看這是什麼？」

上好的琺瑯瓷盒，描金燙花好不精緻，秦嬾嬾意外，「這是什麼？郡主給妳的？」

「郡主問我要什麼賞賜，說是因為我送的花，讓她的鋪子掌櫃做出更好看的花來。」

蘇宓天真道，瞧著根本不明白其中的玄機，「我別的沒要，我就要了這個。」

秦嬾嬾一聽就明白，必是郡主鋪子裡的掌櫃拿姑娘做的花當樣子，想出賺錢的法子，姑娘不知道這些利害關係，許是看這個瓶子好看才要的。

蘇宓挖出一些香膏抹在秦嬤嬤的手上，「婉兒姑娘說，抹了這個凝肌膏就不怕凍，嬤嬤的凍瘡很快就會好的。」

秦嬤嬤愣住，「姑娘，妳要這個東西是給老奴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姑娘，這樣的矜貴東西，老奴用著糟蹋。姑娘妳大了，也該用一些好的香膏擦臉。是嬤嬤沒用，竟然沒有想到這些事。」

蘇宓並不在意，疲於溫飽的人，哪裡還有閒心想一些身外之事？

秦嬤嬤愧疚不已，覺得她應該再多做些活，她恨自己沒用，又恨老天無眼，恨來恨去化成無奈，眼淚不由自主地落下來。

蘇宓替她擦眼淚，「嬤嬤妳哭什麼？」

「嬤嬤是高興，我家姑娘真懂事。」秦嬤嬤欣慰著，人老了就受不得別人的好，眼淚也變得越發不值錢。「這天還冷著，我們趕緊回吧。」

蘇宓收好凝肌膏，一轉頭看到曲婉兒帶著一幫人過來，她本能地把東西藏在身後，緊緊靠著秦嬤嬤。

曲婉兒抬著下巴，「蘇宓，妳手裡拿著什麼東西？」

「是郡主賞給我的東西。」

曲婉兒臉一沉，「是什麼東西？」

蘇宓將東西拿出來，低著頭不敢看她。

曲婉兒的面色頓時變得難看，這凝肌膏是自己送給司馬延的，誰知對方如此不給她臉面，竟然送給蘇宓。

蘇宓在王府被稱作表姑娘，她怕別人將自己和這個低賤之人混為一談，不喜歡別人也稱自己為表姑娘，叫曲姑娘太生分，所以她允許別人叫她婉兒姑娘。

可現在，司馬延轉手送禮的作為彷彿把她跟蘇宓放在同一個地位上，這算什麼！

曲婉兒沉著臉走近，不善的目光落在秦嬤嬤身上。

方才遠遠瞧著，蘇宓好像把東西抹在這個老奴才手上，她的東西落到蘇宓手中已讓她覺得屈辱，更別提用在一個該死的老東西身上。

「蘇宓年紀小不懂事，妳活了這麼大歲數不會不知道這凝肌膏的矜貴吧？」

秦嬤嬤低頭，「是奴婢的錯。」

蘇宓擋在秦嬤嬤前面，「婉兒姑娘，是我給嬤嬤用的，我還和郡主說過了。」

司馬延也知道？這下曲婉兒更是覺得受到奇恥大辱。

「好個老東西，妳奴大欺主，竟然能蠱惑主子替妳爭東西。」她朝婆子們使眼色，便有兩個婆子上前來捉秦嬤嬤。

「婉兒姑娘，嬤嬤沒有蠱惑我。」蘇宓把凝肌膏拿出來，「妳要是覺得我們不配用，就把東西拿回去吧。」

曲婉兒一把將東西搶過來，咬牙切齒，「一個下賤奴才碰過的東西，我豈會再要。妳說的沒錯，你們怎麼配用這樣的東西。」

她把盒子重重一摔，一聲脆響，白色的香膏流淌在碎片之中。

蘇宓小臉閃過心疼，「妳不要為什麼還要拿回去？這可是郡主賞給我的東西。」

曲婉兒冷笑，她的東西毀了也不能落到低賤之人手上。

「我高興！」

她昂著頭高傲離開之後，秦嬪嬪還在自責，「姑娘，妳以後不要為老奴做什麼事，老奴是個下人……」

「嬪嬪，妳看還有好多能用的。」

秦嬪嬪一轉頭，便看到蘇宓蹲在地上，試著把沾在碎片上的香膏收集起來。

「姑娘，妳別割了手。」

「嬪嬪，這天冷得很，香膏都凍住了，我們弄回去還能用。」蘇宓的聲音歡喜無比，瞬間沖散悲傷的氣氛。

秦嬪嬪抹著淚，和她一起把香膏收起來。

這孩子，倒是比以前堅強了。

別人欺侮時不退縮，不將他人羞辱放在心間——這原是她對姑娘的期望，她盼著有那麼一天即使她不在了，面對往後的磨難姑娘也能坦然活下去，只是為何姑娘看淡他人輕賤時，她心中反而更是難過？

曲婉兒受此大辱，心思幾轉之後直奔忠親王妃的住處。

她的母親是忠親王妃的表妹，外祖母和忠親王妃的母親是親姊妹。她時常在王府小住，忠親王妃還算看重這個外甥女。

忠親王妃住在王府正院，院中同鶴園一般潔淨乾淨。蘭香幽淡，暖如春夏，一應擺件屏風件件精美，屋舍之中留有心腹嬪嬪和大丫頭服侍，旁人不能隨意進出。曲婉兒去的時候，司馬延也在，兩人正說著什麼話，桌上還放著幾枝栩栩如生的假花。

「幸虧我把柳掌櫃給了妳，想不到他還有這樣的巧心思。」

忠親王妃年近六十，依然是美豔大氣的貴夫人，忠親王府世襲罔替，底蘊深厚，她本人又是家中獨女，嫁妝豐厚。

司馬延小名鶴兒，她四十多歲才生了司馬延，向來看得比眼珠子還重，對於自己唯一的孩子，那是有什麼好東西都會先緊著。

司馬延鳳眼微睨，淡淡看一眼進來的曲婉兒。

「姨母，郡主表姊。」

司馬延年十七，比曲婉兒大一歲。

忠親王妃示意外甥女先等一等，司馬延這才說話。

「能有這樣精巧心思的自然不是柳掌櫃。前幾日蘇宓落水，是我讓人送回去的，她心存感念，便做了幾枝布花送我。我瞧著倒是新奇，隨手丟給柳掌櫃，不想柳掌櫃心眼活絡，又想出一條生財之道。」

曲婉兒目光微凝，不敢插話。

忠親王妃恍然一笑，「原來是這樣，那個孩子倒是手巧。」

「孩兒想給她賞賜，她不要。恰巧曲表妹給我送了一盒膏子，正好蘇宓的奶嬪嬪

用得上，我就將那東西給了她。」

「是這樣啊。」忠親王妃若有所思。

兩人你來我往，將事情說得清楚明白，其實在曲婉兒來之前，早有下人將她和蘇宓的事報到忠親王妃的面前。

忠親王妃好像這時才有空地問：「婉兒，你剛才想說什麼？」

曲婉兒連忙說自己沒事，就是過來請個安。

忠親王妃笑道：「還是你這孩子貼心，沒事你先回去吧，我和鶴兒還有話說。」

她聞言，行禮告退。

司馬盯著她站過的地方，眼中盡是不堪忍耐之色，忠親王妃身邊的婆子丫頭沒動，她看了紅嶺一眼，紅嶺趕緊取來濕布巾反覆擦著那塊地方。

曲婉兒心有不甘，鬼使神差一回頭，腦子裡頓時「嗡」一聲炸開，全身冰冷。她根本不敢再看第二眼，手腳麻木地離開。

忠親王妃有些無奈地看著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就這麼一個孩子，恨不得事事謀劃周全，婉兒小時候就常在府中小住，她頗有幾分喜歡，有心想要把人留在府中，所以她千叮嚀萬叮囑的，讓鶴兒千萬別傷了婉兒的面子，誰知道……

「婉兒要強，心裡定然不好受。」

「她好不好受與我何干。」司馬延說得理所當然，「我難受，何須忍。」

忠親王妃哪會覺得自己孩子不好，既然司馬延難受了，那她可管不了別人難不難受，便不再替曲婉兒說話。

見司馬延起身要走，她連忙道：「一起用膳吧，王爺等會兒就回。」

「不了。」司馬延走得更快，似乎不太願意看到自己的父親。

忠親王妃又好氣又好笑，鶴兒最是受不了王爺回來時的邋遢樣，總嫌王爺身上一股子鳥屎味，誰讓王爺現在沒有別的愛好，就愛逗蟲蟲遛鳥。

「鶴兒，你這性子，以後哪個人能受得了。」

「何必非要找個能受得了我的，找個我能接受的不就好了。」司馬延答得隨意，爾後不知想到什麼皺起眉頭。

「虧得我是你親娘，否則我也會被你嫌。」忠親王妃送孩子出去，出了屋門後臉上的笑意慢慢淡去，「那個蘇宓……」

「母妃，總歸是出不了王府，沒有什麼好擔心。」

忠親王妃沉默片刻，點點頭，「也是。」

第三章 抓準時機告狀

紅嶺再次出現在小院的時候，蘇宓正在給秦嬪嬪抹手，空蕩的屋子裡，溫暖的火盆旁，一老一小相依而坐。

在紅嶺眼裡，她們不像是一對主僕，而像是一對祖孫，她從沒見過哪個當主子的會這麼對身邊的下人，一時之間竟然有些羨慕。

秦嬪嬪連忙站起來，很是不安，尊卑有別，早前曲姑娘才借此說事，她怕再給姑娘招來其他的是非。

紅嶺什麼也沒有說，她是來送東西的，送的是另外一盒完好的凝肌膏。

蘇宓小臉疑惑，滿是不解。

「郡主知道那盒碎了，特意讓奴婢再送一盒過來。」

「不，不用，裡面的東西沒灑，還能用。」蘇宓連忙拒絕，「煩請紅嶺姊姊替我謝謝郡主，我不能再要郡主的東西。」

紅嶺將東西放在桌上，「表姑娘，奴婢奉郡主之命送東西過來，如果東西沒有送到，奴婢會受處罰。」

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蘇宓面色發白，一副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的模樣。

「奴婢已將東西送到，該留還是該還那是表姑娘的事。」紅嶺回道。

蘇宓杏眼一亮，「紅嶺姊姊說的對，我明天就把東西還給郡主。」

紅嶺笑而不語，有禮有節地告退。

秦嬪嬪的手抹了凝肌膏，覺得好受了許多。她不奇怪郡主會知道之前發生的事，她奇怪的是郡主為什麼有這樣的舉動。

「姑娘，郡主是不是讓妳做什麼事？」

內宅從不少爭鬥，朝堂後宮更是風起雲湧，姑娘不諳世事，萬不能扯進那些算計之中。一個不慎，旁人可以抽身而離，姑娘只能是萬劫不復。

蘇宓托腮搖頭，「郡主什麼也沒讓我做，反正我明天就把東西還回去，我也不是占別人便宜的人。」

「對，我們不占人便宜。」秦嬪嬪安慰自己，或許是她想多了。

第二天蘇宓起了一個大早，找來一件破衣服搗鼓半天後才去見司馬延，領她進門的還是紅嶺，紅嶺在進屋之前照舊換鞋子。

看到她拿出兩個布袋模樣的東西往腳上套，紅嶺眼睛一亮，而兩人進去後，司馬延的目光落在蘇宓腳上，鳳眼微露詫異。

等蘇宓拿出凝肌膏說明來意，司馬延這才淡淡地開口。

「我送出去的東西，焉有收回來的道理？」

「郡主，這東西太貴重了。」蘇宓聲音漸弱，「多謝郡主的好意，嬪嬪說無功不受，我不能無緣無故收別人的東西。」

司馬延冷冷道：「如此，丟了吧。」

紅嶺遵命。

蘇宓震驚，卻並未開口將東西留下。

一室清冽的冷香中，只剩她和司馬延，她盯著自己腳上的布套，不敢抬頭去窺探那屏風之後尊貴無比的人，而司馬延不讓她退下，她不敢亂動。

紅嶺回來，默默立在一旁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司馬延終於出聲，「妳是第一個敢拒收我東西的人，妳可知我會如何處置妳？」

「郡主，我……是我辜負郡主的好意，是我不好，可是我……我沒有錢，若收了郡主的東西，我拿什麼東西回送？」蘇宓惶恐著，聲音都在打顫。

司馬延放下手中的書，難得用正眼看向蘇宓，她很局促很忐忑，背倒是挺得直。

「本郡主什麼時候說過要妳回禮？」

蘇宓說得認真，「禮尚往來，不應該如此嗎？可是我連一樣像樣的回禮都買不起，怎麼敢當郡主如此重的饋贈。」

又是一陣靜默。

蘇宓更加不安，「我嬤嬤用了凝肌膏，好受多了，謝謝郡主。」

「那是妳應得的，不必謝我。」

「哦。」她低頭看著光可鑒人的地板，「如果能有花不了幾個錢的凍瘡膏就好了，那樣很多人都能用得起。味道不好也沒關係，不怎麼細不怎麼白也沒有關係，只要夠油夠潤就行。」

「不值錢的東西，商人做來何用？」司馬延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，就事論事的語氣老道無比。

「可是貴人又不用幹活，更不用成天風吹雨打，這樣的東西他們買得少，商人照樣賺得少，尋常百姓幹活的人多，長凍瘡的人也多，積少成多應該也能賺錢。」

蘇宓像是在自說自話，爾後一臉驚慌，「郡主，我都是亂說的。」

司馬延深深看著她，鳳眼有著不符這個年紀的深沉，良久之後冷淡的讓她退下去，她如蒙大赦般告退。

蘇宓出去後一臉忐忑地問紅嶺，「紅嶺姊姊，我是不是亂說話惹郡主生氣了？」

紅嶺溫和地說：「只要是有道理的話，郡主都不會生氣。」

「哦。」蘇宓苦惱著，「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有道理。」

紅嶺笑道：「奴婢覺得剛才表姑娘說的話就很有道理。」

蘇宓笑得極靦腆，又極開心，「謝謝紅嶺姊姊。」

紅嶺送她到門口，她和那位叫素月的丫頭打過招呼後離開。在離小院不遠的路上，她和等在那裡的秦嬤嬤碰面。

秦嬤嬤凝重的神色在看到她臉上的笑容後，不知不覺舒展開來。

她無比輕鬆地說東西還了回去，郡主也沒有生氣。

秦嬤嬤欣慰地說：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

蘇宓依偎過去，「嬤嬤，以後會更好的。」

窮人的日子永遠不會是如水一樣平靜美好，而是如冰如刀一日比一日艱難，好在她們現在有了銀霜炭，有了新被子，在這天寒地凍的冬日裡總算不那麼難挨。

秦嬤嬤照舊幫別人洗衣服，不過身邊手爐裡的炭火不時溫暖著她的雙手，加上抹了上等的凝肌膏，手上的凍瘡比以前好了許多。

蘇宓養了幾天，蒼白的小臉終於有了一絲血色。

紅嶺又一次送東西來時，已經是熟門熟路。

一個小匣子裡整整齊齊擺著十個五兩的銀錠子，銀子的光芒在灰暗的屋子裡那麼耀眼，驚呆一老一少的主僕兩人。

「紅嶺姑娘，妳這是何意？」秦嬪嬪心生不安，把蘇宓護在身後。

「郡主說，這是表姑娘應得的。」紅嶺回道。

蘇宓從秦嬪嬪身後出來，滿眼茫然，「我什麼也沒有做……」

「表姑娘上回不是說凝肌膏太貴尋常百姓買不起，如果能有一種百姓買得起的膏子，便是成色差味道不好也無妨，妳還記得嗎？」

蘇宓懵懵懂懂點頭。

紅嶺微微一笑，「郡主聽了表姑娘的建議，果真讓人做出一種便宜好用的膏子，一瓶只要二十文錢，如此一來尋常人家也能買得起。正如表姑娘所說，天下還是幹活的窮人多，這膏子買的人很多。法子是表姑娘想的，這些銀子也是表姑娘該得的，還有這新出來的膏子，郡主讓我送來兩瓶給秦嬪嬪用。」

灰白色的粗瓷小瓶，一看就是尋常人家能用得起的樣子，裡面的膏子味道確實不算太好聞，成色也泛著黃。

紅嶺又道：「托表姑娘的福，府裡的下人今年冬天不怕再凍手凍腳了。」

秦嬪嬪聽完來龍去脈，心中五味雜陳，姑娘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，她何德何能？

蘇宓望著她，「嬪嬪，這些銀子我能收嗎？」

她心中突然有股勁上來，肯定地說：「既然是姑娘應得的，老奴覺得姑娘不能辜負郡主的美意。」

「那我就收下了。」蘇宓歡喜不已，「原來有想法也能賺錢，如果我以後還有新想法，還能賺錢嗎？」

「郡主說了，如果表姑娘還有什麼好點子，可以說給她聽。若是一條生財之道，表姑娘自會得到相應的報酬。」

「太好了。」蘇宓摟著秦嬪嬪的胳膊，「嬪嬪妳聽到了嗎？以後我還能賺錢的，妳不要再幫別人洗衣服了，好不好？」

紅嶺眼神閃爍著，眼眶有些酸澀。

秦嬪嬪看著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，欣慰道：「嬪嬪以後少洗一些。」

蘇宓拚命點頭，「等我以後賺更多的錢，嬪嬪妳就什麼都不用幹。」她看著那些銀子，羞赧道：「紅嶺姐姐，這些銀子好大一塊。我們平日裡用的都是銅錢和小碎銀，妳能不能幫我們換一些碎銀子？」

紅嶺自是應承，給她換了十兩銀子的碎銀和銅錢，餘下的四十兩銀子則是折成銀票方便她們存起。

十兩銀子中，七兩是碎銀，三兩全是銅錢。足足三千個銅錢擺在一起，是蘇宓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象。

「好多錢啊。」她驚歎著，臉上盡是喜悅。「以後我還會再賺更多的錢，嬪嬪以後不要再給別人幹活，我會賺錢養嬪嬪。」

秦嬪嬪含笑看著她，飽經歲月的面容一掃往日的愁苦，「我家姑娘真厲害，隨口一說的法子就能賺這些錢。老奴以後跟著姑娘，那可有福享了。」

「嗯，我會孝順嬪嬪的。」蘇宓認真無比，「不是我厲害，是郡主心好。她不欺負我，也不罵我更不會戲弄我，她還會聽我說話，不占別人的便宜。嬪嬪，她真

是一個大好人。」

好人壞人，誰能說得清？不過至少郡主算是一個正直的人。

秦嬤嬤乾涸的心突然生出希冀，「姑娘，妳是不是很想和她做朋友？」

「嗯。」蘇宓面露羞赧，「我已經把她當成朋友了。」

「姑娘，妳聽老奴說。」秦嬤嬤拉著她，像是做出什麼決定一般，眼神慈愛中透著堅定，「從今以後妳永遠把她當成妳的朋友，妳用真心對她，她肯定會拿真心待妳。」

她聽話點頭，「嬤嬤，我就是這麼想的。」

這一夜註定是難眠的。

在蘇宓的堅持下，銀票和散銀銅錢都由秦嬤嬤收好，藏銀票的地方秦嬤嬤自然不會瞞她，碎銀和銅錢藏在另一個方便取用的地方。

簡陋的屋子裡，火盆被移到床邊。暖和的被子裡，一老一少依偎著取暖，外面是寒風呼嘯，屋中則是歲月難得的溫馨。

「嬤嬤，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回我生病，喝過一碗雞湯。」少女軟糯的聲音在夜裡喃喃，「雞湯真好喝。」

秦嬤嬤哽咽，「好，明天我們就喝雞湯。」

當年那碗雞湯是她幫別人洗了一個月衣服換來的，那時姑娘病得實在厲害，又瘦又小的一個孩子，她幾次都害怕姑娘會熬不過來。

蘇宓偎緊一些，「嬤嬤真好。」

「好姑娘，睡吧。」

秦嬤嬤望著灰暗的屋頂，似乎看到一絲光亮從瓦縫中泄進來。

次日午飯時，蘇宓終於喝到心心念念的雞湯，湯底清而無油，雞肉爛到脫骨，瓦罐煨在火盆裡，一直冒著熱氣。

「嬤嬤，雞湯怎麼這麼好喝。」她小口小口喝著，捨不得喝得太快。

秦嬤嬤心酸不已，天下比雞湯矜貴的吃食不知有多少，朝天城世家顯貴鐘鳴鼎食，興寧宮內富麗堂皇山珍海味，她的姑娘居陋室孤苦伶仃，從小到大才喝過兩次雞湯。

不該有怨，不該有恨，這是姑娘的命。

「嬤嬤，妳怎麼不喝？」

「嬤嬤看著姑娘喝，比自己喝了還開心。」

她和大廚房打過招呼，這瓦罐可以晚幾天還，也虧得姑娘最近去過幾回鵝園，大廚房的那些人沒怎麼為難她，大冷的天，東西不會壞，這罐雞湯應該夠姑娘吃上幾天。

蘇宓盛一碗給她，「嬤嬤喝，我也很開心。」

「嬤嬤不喜歡喝。」她推開，「姑娘自己喝。」

「那嬤嬤嘗一嘗，興許就喜歡喝了。」蘇宓又送過去。

「姑娘，嬤嬤以前喝雞湯會鬧肚子，妳自己喝吧。」

蘇宓眼眶一紅，執拗起來，「嬤嬤不喝，我也不喝。」

「妳……妳這孩子……」

院子裡忽然有喧譁聲，秦嬤嬤臉色大變。

「什麼好東西推來推去的？」曲婉兒神色高傲地走進來，以帕子掩著口鼻一臉嫌棄，看到火盆裡的那罐雞湯後鄙夷一笑，「原來是雞湯啊，我還當是什麼美味珍饈。」

「妳……妳來幹什麼？」蘇宓護著秦嬤嬤。

曲婉兒不屑道：「上次才說妳機靈了，怎麼這次又犯傻？當然是大公主找妳說話，妳不會連大公主也忘了吧？」

大公主三個字，是主僕兩人的惡夢。

秦嬤嬤反過來擋在蘇宓前面，「婉兒姑娘，我家姑娘還在養病，不敢把病氣過給大公主。」

「養病？」曲婉兒冷笑一聲，「我只是來傳話的，蘇宓你是自己過去，還是讓大公主親自過來請妳，妳自己看著辦。」

蘇宓想拉開秦嬤嬤，秦嬤嬤不肯讓，她軟聲安慰：「嬤嬤，我去去就回，不會出什麼大事的。」

「姑娘，上回妳差點沒命了……」

「我這不是還好好的，只要活著總會相見，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。再說大公主是什麼身分，她怎麼可能害人。」

兩個婆子過來拉開秦嬤嬤，秦嬤嬤突然大力反抗起來，「婉兒姑娘，我家姑娘還病著，求婉兒姑娘讓奴婢陪我家姑娘一起去。」

「嬤嬤……」蘇宓輕輕搖頭。

曲婉兒不屑恥笑，「妳什麼東西，也敢去汙公主的眼？」

蘇宓揚聲道：「婉兒姑娘，我和妳們去，妳們放開嬤嬤。」

秦嬤嬤大急，「姑娘，不能去！」

「嬤嬤，我保證去去就回。妳在家裡等我，我回來再喝湯。」蘇宓突然對曲婉兒一笑，「好些天沒見大公主，我甚是想念。」

曲婉兒一愣，這人怕不是瘋了吧。

秦嬤嬤眼睜睜看著蘇宓離開，頹然地坐到地上，瓦罐裡的雞湯和火盆裡的銀霜炭還在冒著熱氣，她卻覺得好冷好冷，冷到鑽心刺骨。

蘇宓被曲婉兒帶到李長晴面前，依舊是在王府裡最為清靜的一處客院，屋內佈置精巧，地龍燒得極旺。

李長晴高高在上，享受著宮女太監的侍候，屋內有個大大的四方物件，上面罩著紅布。

記憶中閃過許多畫面，熟悉的恐懼感在蘇宓的腦海中流竄，她不由自主地往後退，

隨後聽到李長晴的一聲冷笑。

一個小太監過去，掀開四方物件上的紅布，紅布之下是一個四方大鐵籠，籠子裡睡著一頭被鐵鍊拴著的斑斕大虎。

小太監解開鐵鍊，轉而把鍊子的一端拴到旁邊的柱子上，然後他不知讓大虎聞了什麼東西，牠慢慢甦醒。

「本宮的小寶貝睡了兩天，不吃不喝，也該進些葷腥了。」李長晴漫不經心地說著，睥視著面色發白的蘇宓。

蘇宓像是被嚇傻了，一動不動，有宮女過來用繩子綁著她，把她綁在另一根柱子上，和她綁在一起的，還有一隻剝皮的兔子。

大虎抖擗著毛髮，從籠子裡出來，牠聞到食物的氣味，大吼一聲朝蘇宓撲來，但鐵鍊限制牠的行動，牠在離蘇宓一線距離時被扯回去。

尖利的牙齒森森，令人魂飛魄散，撲面而來的腥臭氣味熏得蘇宓想作嘔，可是她還是沒動，呆呆的如同一個木頭人。

大虎再次撲來，依舊是相同的結果。

三次、四次，大虎的咆哮一聲比一聲憤怒，吊睛銅鈴大眼凶狠地瞪著，像是要把她撕成碎片，而蘇宓還是沒有反應，連尖叫都不曾。

曲婉兒感覺不太好，「公主，蘇宓不會嚇傻了吧？」

「是不是在裝傻？」李長晴很生氣，因為沒有看到想像中討人厭的賤種嚇得哭天喊地求饒的樣子。

曲婉兒心道這個時候不可能有人裝傻，除非是真傻，她不怕蘇宓變成傻子，她就怕到時候有人查起來，所有的責任都會落到自己頭上。

她小心翼翼地勸說：「公主，不如下次再玩……」

「不行，本宮今天還未盡興，豈能作罷！」

這時門外傳來腳步聲，李長晴臉色不變。

蘇宓呆滯的眼神中閃過一絲驚訝，突然大哭大叫起來，「不……不要過來……不要吃我……救命啊，大公主饒命！」

李長晴來不及錯愕，門已被從外面推開。

推門的是青峰，隨後白衣勝雪的司馬延冷若冰霜地走進來，鳳眼淡淡地掃視一圈。

曲婉兒瞬間想起之前奴婢擦地的情景，幾乎不敢看過去，她掐著掌心往後退幾步，努力讓自己逃離無地自容的難堪之中。

這時，大虎大吼一聲，再次朝蘇宓撲過去。

蘇宓面白如紙，驚恐地閉著眼睛，「不……不要過來……不要吃我！大公主饒命啊——饒命啊——」

她的聲音在寂靜中突兀刺耳，李長晴恨不得讓人捂住她的嘴，該叫的時候不叫，不該叫的時候發什麼瘋，這個賤種還真是讓人討厭。

小太監趕緊丟一塊肉到大虎面前，大虎一口將肉吞進嘴裡，牠嚼著扯著突然四肢一軟，攤在地上昏睡過去。

蘇宓還在驚恐中，「不，不要啊……我不害怕，我不能讓大公主不高興，她在和

我玩……她不是要害我……」

「小姑娘，妳怎麼來了？」李長晴總算是回過神來，「妳也聽到了，我是在逗蘇宓玩，她一點事也沒有，就是膽子太小了。」

紅嶺過來給蘇宓鬆綁，蘇宓兩腿一軟差點倒在紅嶺身上，紅嶺一把扶住她，安慰地拍著她的背。

「紅嶺姊姊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沒事。」

蘇宓的臉像是褪盡顏色的花瓣，那麼的蒼白那麼的脆弱，卻又故作堅強，甚至還對紅嶺擠出一抹笑，只是這笑太勉強太辛酸，看得紅嶺心生不忍。

「大公主將此等猛獸帶進王府，意欲何為？」司馬延問。

李長晴心生不快，「小姑娘，我都說了我是和蘇宓鬧著玩的，她又沒有受傷，妳何必揪著此事不放。」

「公主，這裡是王府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是公主！」

司馬延鳳眼漸深，「公主所言極是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這就吩咐下人將府中各處打掃乾淨，靜候公主隨時把皇家獸苑的猛獸全部遷來養在王府。不知除了圈養猛獸，公主還有什麼安排，我一定照辦。」

李長晴臉色變了變，漸漸漲紅。

曲婉兒忙道：「郡主表姊，公主不是這個意思，公主真的只是想逗蘇宓玩。妳看看蘇宓完好無損，哪一回受過傷。」

蘇宓蒼白著臉，心有餘悸，「是我不好……我太沒用了，我膽子太小了……婉兒姑娘，是不是我受傷了，大公主就不會找我玩了？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在眾人還沒有反應過來時，蘇宓一頭撞在柱子上，血花頓時綻放在她的額間。

「大公主，民女受傷了，民女不能陪妳玩了……」說完，她軟軟倒地。

蘇宓醒來的時候，李長晴等人已經離開。

空氣中似乎還有猛獸留下的氣息，目光所及盡頭是那一抹雪色，司馬延白衣白靴，纖塵不染，那白太過高冷疏離，有著讓人仰望不可及的尊貴。

「虎……老虎……不要過來，救命！」她驚叫著，小小的身體縮成一團。

「表姑娘，沒事了。」紅嶺說著，輕輕拍著她的背。

她茫然四顧，心有餘悸，「……大公主走了？是不是我受了傷，所以她不和我玩了？紅嶺姊姊，如果我以後都傷著，那她是不是不會再來找我玩？」

面對她驚恐未散的杏眼，以及絕望之中逆發出來的期盼之色，紅嶺不由得心生憐憫。

那大虎凶惡無比，還被餓了兩天兩夜，最是狂暴嗜血，別說是一個小姑娘，便是壯年男子也能嚇暈過去。

大公主的手段，還真是越發殘忍。

雖說從不傷人，可如此行徑比皮肉之罪更令人膽顫心驚，更讓人煎熬痛苦。

紅嶺柔聲安慰，「大公主已經離開，表姑娘別怕。」

蘇宓緊緊抱住自己，恨不得將自己縮進地縫裡，「我不想害怕的……紅嶺姊姊，我知道大公主不會傷到我，每次我都告訴自己眼睛一閉忍耐就能過去，可是我還是會害怕……我是不是很沒用？」

紅嶺到底是下人，有些話不是她能說的。大公主是什麼身分，她又是什麼身分。她再是同情這位表姑娘，也不敢說大公主的半字不是。

蘇宓陷入自己的低落中，「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公主喜歡找我玩，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和我玩……以前是蟲子老鼠，後來變得越來越可怕……那蛇比碗口還粗，牠緊緊纏住我，越纏越緊，大公主說牠不會咬人，牠也沒有毒，但我還是很害怕。我喘不過氣來，我以為我會被牠勒死，我死了不要緊，秦嬪嬪怎麼辦……

「嬪嬪她還等著我，她要是等不到我，肯定會著急的。」她喃喃著，「還有那條狗，牠的眼睛是綠色的，好可怕，我被繩子拉著跑不掉，好幾次牠的尖牙差點咬到我，我嚇死了。」

綠眼睛的狗，怕不就是狼？紅嶺心下斷定，卻不能說出來。

「花池的水很冷，大公主讓我跳下去，她說只要我把湯婆子撈起來她就和我做朋友，我知道她是騙我的，我卻不能違背她的意思，因為如果不跳，我就會被扔下去。那水好冷，我感覺自己快凍死了，我拼命找湯婆子……我以為只要我能做到，大公主就算不和我做朋友，也會對我好一點……」

寂靜的屋中，她的聲音很低，像低低的啜泣。

紅嶺別開臉，不忍看她，所有人都知道大公主愛戲弄她，但是從來都不會有人上前阻止，或許是因為大公主身分尊貴，也或許是因為她從來沒有受過傷。

她的額頭用白色的布條包紮著，長長的睫毛遮住她的眼睛，她瘦弱的身體靠在柱子上，竟讓人生出一種破碎的淒美。

無休無止的恐懼，充斥著記憶中的每個日夜。

那些夢魘纏身的夜，竟然有人會不願意醒來，甚至還巴望著永遠不要天亮——因為對於原主來說，白天比夜更可怕。

「我總是作惡夢，夢裡無數的鬼怪猛獸追我咬我，它們青面獠牙，一個個張著血盆大口，我無處可逃，沒有人能救我……我好害怕。」

瑟瑟發抖的瘦弱身軀，蒼白驚恐的小臉，她悽惶著、顫抖著，滿目皆是驚魂未定的恐懼和畏怯，紅嶺不由自主握往她的手，她強忍著的眼淚終於流出來。

「我多想睡著了之後就不要再醒過來……可是我又捨不得嬪嬪。我要是死了，嬪嬪會難過的。她是在這世上最親的人，我不想讓她難過。」

少女壓抑地啜泣著，嗚咽聲令人心酸，紅嶺再也沒忍住，眼眶一濕，饒是看上去嚴肅的青峰，都不自覺紅了眼眶。

唯有那個白衣勝雪的人垂著眸，不知在想什麼。

良久之後，蘇宓終於抬頭，淚痕斑斑的小臉，盡是楚楚無依的可憐，「紅嶺姊姊，這些話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，還請妳們替我保密，不要讓秦嬪嬪知道……她年

紀大了，我不想讓她擔心我。」

紅嶺自然地看向自己的主子，然後向她保證，「好。」

她抹去眼淚，扶著紅嶺的手起來朝司馬延行禮，「謝謝郡主。」

司馬延終於開口，「這裡是王府。」姓司馬，當家的不會是李長晴。

「郡主大恩，我會永遠記在心上。嬪嬪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，等我以後有能力了，我一定會報答郡主的。」

司馬延不語。

她臉色白得嚇人，額頭還包紮著白布，幾根髮絲散下來。明明是極狼狽的樣子，卻並不讓人覺得有礙觀瞻——至少向來喜潔的司馬延沒有皺眉。

「郡主，我可不可以向妳打聽一件事？」她遲疑開口，像是鼓足極大的勇氣。

司馬延倒是未見不耐，「妳說。」

她將唇咬得發白，才吞呑吐吐地說：「我從小到大都沒見過我父母，每回我問嬪嬪，她都不肯說。妳知道我父母是什麼樣的人嗎？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？」

司馬延看著她，覺得她實在不像是有心機的樣子，一個從未見過父母的人，想知道自己父母是什麼人也是情理之中。

只是為什麼問是好人還是壞人？

司馬延說：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因為我聽到有人說……他們說我活該，說我罪有應得。我沒有害過人，為什麼會活該？我有什麼罪？我想了很久都沒想明白。」

「我不認識他們。」司馬延聲音沒有半絲起伏。

她認同點頭，「嬪嬪說我爹在我沒出生前就死了，我娘生下我之下就去世了。郡主肯定是不認識他們的，是我問錯了人。」

司馬延鳳眼微動，什麼也沒有說。

屋中重新寂靜下來。